

文旅新生代

“00后”变身传统文化“解码者”

本报记者 游映霞

“大家请看这组五连幅线稿图，从印墨线再到印色，最终完整呈现了山西省级非遗绛州木版年画的制作工艺。”3月8日，运城学院“门上春秋——民间年画展”的展厅里，驻足于清代鼎盛时期的绛州木版年画前，运城学院美术学专业大四学生王梓钦以饱满的热情和专业的素养，为现场观众解密门神年画。

“从刻版到套色印刷，需完成七道工序。尽管工序繁多，匠人们还是用智慧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生产线’。特别是在木版年画的鼎盛时期清代，古绛州设有专门的门神局，年产超过几百万张，这些作品曾远销东北……”王梓钦解释。看到手工印制年画“分色套印”技法，观众们发出阵阵惊叹。

俗语说，“正月没过还是年”。2月28日，春寒料峭中，一场以年画为载体的艺术展开展，延续着绵长的年韵。展览现场，运城学院的学子们积极担当起传统文化“解码者”的角色。他们凭借青春的视角和专业的知识，通过讲解文化内涵和寓意，引领观众开启了一场与传统美学的“时空对话”。

年画演变“进化论”

“门上春秋——民间年画展”展览由运城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运城学院主办，开展以来热度持续攀升，吸引了众多观众在年味的余韵里，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踏入展厅，就进入了一个五彩斑斓、底蕴深厚的年画世界。展厅内200多幅从传统手工印制到新中国新年画，将门神文化从镇宅驱邪的原始图腾，演绎成一部镌刻着民族精神密码的视觉史诗。

展览以时间为脉络，将清代鼎盛时期的“分色套印”工序原稿、复刻的《镇宅神虎》、新中国《连年有余》创新年画并置，让观众直观感受传统工艺从刀刻纸拓到技术赋能的历史轨迹。

“读懂门神画，就是读懂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永恒期待。”此次展览策展人、运城学院工艺美术系教授张义菊说，“这些年画串联起了一部视觉化的文明进化史。在这些门神年画图像符号的不断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民族英雄的忠勇品质被具象化为门神符号，与此同时，也能深切地感受到人们祈求美好生活的初心始终坚定不移。”

青年遇上“老门神”

顺着王梓钦的讲解方向，透过玻璃展柜，由著名非遗传承人郭全生复刻的清代《镇宅神虎》门神画格外引人注目。

胡方明散文作品《过五关》获奖

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3月7日至9日，《海外文摘》杂志社、《散文选刊》杂志社主办的“2024年度中国散文年奖”颁奖活动在北京召开，年会从2023年至2024年度全国公开发表及出版的作品中评选出5个年度奖项。其中，我市作家胡方明的散文《过五关》荣获二等奖。

《海外文摘》执行主编蒋建伟作了2024年中国散文工作报告，他认为：“2024年散文创作更多地关注个人历史。当下，文学不可或缺，每个人在自我破茧重生的过程中充满了迷雾般的不确定性，这也给作家们在看向现实生活、前往未来时提供希望。一篇好的散文作品，就好比天上洒下的万点霞光，照耀世界，也温暖人心，所以说，散文是个人情绪表达的一艘船，不论她走多远，多远，她永远朝着风平浪静、幸福快乐的地方前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庚戌，原副主席高洪波，作家梁晓声、刘庆邦、鲍尔吉·原野、邓凯等与获奖作家们一起参加了活动。

此次年会上，主办方还举办了8场名家讲座、2024年中国散文朗诵会等系列活动。

在2023年8月举办的“2023年运城改稿会”中，《河东文学》编辑组邀请了国内知名杂志主编对运城青年作家的十余篇作品进行点评，其中3篇被留用，作家胡方明的散文《过五关》作为《海外文摘》2023年第9期文学原创版头条刊发。

胡方明，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山西文学》《黄河》《河东文学》等杂志发表有中短篇小说、三晋出版社出版其长篇纪实《甹甹背后话当年》。



三月十日，市外事办组织在我市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和部分外国友人来到运城学院画螺楼展厅内观看“门上春秋——民间年画展”，让他们更加直观地了解中国传统年画艺术。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画中老虎虎目如炬，其造型既传承了端午镇宅的古老习俗，又蕴含着招财守财的当代隐喻，使得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产生了奇妙的共鸣。而这位美术系的讲解员，有着独特的视角去解读这幅画。

“这幅端午特供的年画采用S形构图，整体造型美观大方。猛虎的目光聚焦在聚宝盆上，既起到镇宅的作用，又寓意着招财。在运城，春节张贴秦琼尉迟恭，端午节则悬挂老虎图案以镇五毒，这是独属于运城的仪式感，门画堪称真正的‘全年无休守护神’。”

从对《镇宅神虎》的解读，王梓钦自然过渡到常见门神形象的探讨，观众的好奇心也被进一步勾起。

“我们都知道，秦琼尉迟恭是最为常见的年画形象，那么如何区分年画里的秦琼和尉迟恭呢？”在一幅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秦琼敬德手绘原稿前，王梓钦向观众抛出了一个互动问题。当观众们的目光聚焦在武将手中的兵器上时，她揭晓了答案：“秦琼使用的是一对铜锏，而敬德手持的是一条竹节钢鞭。这对门神不仅保留了传统线描的精髓，还融入了西方绘画的写实技法，可以说是传统年画的创新典范。”

了解常见门神的区分后，现场观众跟随展区设置，目光一转，从普遍的门神形象，看到运城当地特色门神形象。运城作为关公故里，民间视关公为财神和保护神。关公与张飞通常在门神画中以搭档的形式出现，关公张飞门神画的红绿撞色也为一大特色。“在关公故里，运城人把忠义精神融入色彩美学。”王梓钦介绍，“红脸绿袍的

关公象征赤诚，黑脸红袍的张飞代表刚直，这种色彩，正是民间智慧的生动体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鬼神的敬畏心理逐渐淡化，而更注重门神的装饰性和美化作用。门神形象也开始多元化，于是忠臣良将都加入这个行列。

在观展过程中，一幅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名将岳飞和郑成功并置的年画，引起了市民王女士的疑问：“为什么要把这两位英雄画在同一张年画里呢？”关于人物组合的深意，王梓钦耐心解答：“岳飞和郑成功都是民族英雄，这幅画里的他们身披铠甲，高大魁梧，手持兵器，面容威严，动作夸张，展现出精忠报国、英勇善战的品质，这些品质在民间广为传颂。将他们以门神画的形式呈现，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是对正义和道德的宣扬。”她还以画中铠甲的纹饰为切入点，进一步阐释了这种艺术重构形式下民间对英雄品格的集体崇拜。

当被问及各地年画差异，王梓钦想到了自己家乡江苏的年画特色，“灶神图在江苏的年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逢年过节老家张贴灶王灶母祈福，希望来年家宅平安。”她通过对比江苏年画的工笔重彩与晋南年画的粗犷线条，深入浅出地诠释了“十里不同风”的民俗智慧。

老技艺有“新故事”

在此次年画专题展中，200余幅展品精心构建起完整的民间美学谱系。在观展游览线路的终点，新中国

年画里丰腴孩童的画面，与开篇处的古老门神形成了鲜明而又和谐的时代呼应。

在《连年有余》新年画前，王梓钦引导观众发现传统与现代的联系：“宋代《婴戏图》中的胖娃娃穿越千年时光，手中的莲花变成了少先队员的红领巾，背景从池塘变为丰收麦田。描绘民俗生活场景的年画《春耕图》《秋收图》，以吉祥图案、文字为主题的年画，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就没有这些年画里的笑脸。”看到现代新年画对生活富足的表现，一位化名为“二燕”的观众感慨。

“年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间美学的一种特殊范式。”张文菊说，“年画所承载的是属于传统的仪式感，作为一种传统工艺，即便在现代社会，它在广大农村地区依然充满生机与活力，流行不衰。新时期的年画生动展现了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变迁。传统不应只是尘封在记忆中的过往。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也与年画产生情感联结，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心跳。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一代的文化自觉将为传统年画注入源源不断的鲜活生命力。”

“年画不仅是图案，更是祖辈对平安的祈愿。我想让更多人读懂这些‘门上的密码’。”王梓钦说。据悉，该展览将持续至清明节前后，会有更多青年讲解员继续以“解码者”的身份，让古老的年画艺术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舞蹈类系列课程充满特色。群星健身美体班在周二、周五晚上；群星柔力球队于周二、周三下午开展训练；群星汉服队在周三晚上和周六下午；群星拉丁舞队在周二上午举办；群星规范交谊舞队在周六上午和周日晚上；群星旗袍班在周一下午和周四晚上；群星新疆舞班在周二、周五下午展现。其他艺术类课程还包括，群星书法班在周五上午；群星美术班在周三上午；群星剪纸班在周四上午；群星摄影班在周二上午；群星朗诵班在周三下午和周五晚上；群星葫芦丝班在周一下午和周五上午；群星二胡班在周一、周三上午；群星星之苑声乐班在周日下午；群星萨克斯班在周五晚上；群星电吹管班在周二、周六下午；群星手风琴班在周五上午；群星电钢琴班在周二上午；群星古筝班在周三上午；群星古琴班在周四上午。

诸典籍的古曲沃即建于此，这里已发掘大量西周、春秋及汉代的古墓群，被列为山西省博物院十二国宝之一的“别人守护青铜挽车”就在这里出土。

宣传周期间当地举办了郭璞文化成就展览、商品展销、戏曲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在上郭村主街道上形成了摊点挨架接棚，行人络绎不绝的文化集市。来自解州的羊汤摊主说：“自己连续三年在这里摆羊汤锅，效益很不错。”（杨一敏 温徐旺）

营造上为花鸟画创作提供了新思路。

展览不仅成为市民美育的课堂，更成为艺术界交流的平台。周忠菊还特意为永济市图书馆(美术馆)捐赠了她本人的作品集，这些作品为永济市图书馆(美术馆)的藏书增添了新资源。

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满足更多观众的需求，该美术馆特别邀请周忠菊对馆内工作人员及讲解员进行了系统培训。通过培训，美术馆希望提升讲解服务的专业性，更贴近观众，让艺术家的思想更准确地传递给群众，实现艺术与大众的深度对话。

1972年，万荣县太贾村党支部一班人，邀请有关部门在原大队部大院东南角，勘测发现有地下水。这在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的黄土塬上，可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村党支部立即在各生产队选择思想政治觉悟高、能吃苦耐劳的优秀男青年，组成了打井队。经过努力，1973年下半年，清亮亮的地下水泉通过四寸粗的水管流出了地面，流向了村东、村西两个大池泊。三四千口人再也不靠天吃水了。

村里又邀请县水利局勘测队，最后在由村去县城的中路中段和机耕路交叉的西南角，又发现了新的地下水源……

在村里蹲点的县武装部部长赵子玉建议，“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干的事，女同志也能干”，最好由村民兵连组织一个女子打井排，用实际行动展示新社会妇女的风采。大队党支部认真讨论研究后，决定以各生产队优秀女青年为主，采取自愿报名择优录取的办法，组织成立“刘胡兰民兵深井排”。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计划只招收十几个人，报名的竟有一百多。经过严格考核与测试，由18名十五至十九岁姑娘组成的打井排正式成立了。

村党支部任命原第三生产队铁姑娘突击队队长、村妇女主任畅焕亮，兼任刘胡兰打井排排长，副排长由第五生产队妇女队长畅江变担任。开凿前，18位姑娘在畅焕亮率领下，举拳宣誓：“井打不成不结婚，面貌不变不出村！”

队员分为3个班，一个班连同班长共6个人：一人开卷扬机，两人担任装卸工，一人做护桶工，井下作业两个人。另外再增配一名男技术员。每班工作8个小时，24小时连轴干，每班任务为深度一米，一圈夯实，把砖砌好，到点交班。

井洞内的人，先用小镢在下面挖土，挖到能装满一桶的土方后，再通过耳机或摆钢丝绳，通知井下运土。井上面用三根粗椽条围着井口固定了个三脚架，上面挂一个滑轮。穿过滑轮的钢丝绳上吊一个铁制专用料桶。从井下吊上来的桶，会被挂到侧旁另一根钢丝绳的滑轮上，转运到井口稍远的地方。铁料桶下面有开关，到倾倒区时，会打开开关，桶里的料或土沙就自动落下。开卷扬机的，不敢有丝毫大意，上升下降都要恰到好处，否则，就会出人命关天的大事故。

畅美菊给笔者讲了一件至今提起仍心惊胆战的事。当时，井深已达七八十米，她负责护桶，把下面剩下的砖和红黏土等原料往上运。护桶是个技术活，因为井筒已有一定深度，桶子上升时，随着钢丝绳不断旋转，甚至左右摇摆。这就需要护桶工，坐在桶子上用脚在井壁上掌控平衡。力度要恰到好处，轻了不抵事，重了旋转摆动反而还会加剧。那一次，她护着桶刚刚出了井口，突然发现开卷扬机的陈某因为劳累过度睡着了。在料桶应该转向侧旁钢丝绳时，卷扬机还在向三脚架顶端上升。桶内砖沙等物料装得满满的，开关自行打开后，井下正在砌砖的男技术员郭华和女工畅淑青就会受到伤害。而卷扬机若是顶到三脚架上方，坐在桶子上的她，也可能因架倒绳松，机器失控掉到井下。千钧一发之际，她急中生智，抓起桶内一块砖，用力向陈某砸去，这才避免了人为事故。

井下干活不但风险大，技术要求还高。在井下干活，十分闷热。漫长的八个小时里，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也只能穿个背心和短裤。前几十米黄土层还好挖，进入石子层后困难就大了。

队员畅彩秀，小名“秀秀”，一谈到打井进入到石子层，神情就凝重了，眼睛里闪烁着泪光：面对石子和黏土混合层，十六七岁力量不足的我们，抡起洋镐挖下去，火星四溅，虎口生疼，双手发麻。一不小心，碎石就飞到脸上和眼睛里，手上原有的老茧被磨平了，重新起了血泡。用尽力气挖上七八下，能挖个手掌大一块。手心的血泡和沙粒混合在一起，要多疼有多疼。本来8个小时交班，但因为深度完成不够一米，就需要延长两三个小时。我后悔过，也哭过，可一想起队伍成立时的誓言，看看其他班组姐妹们的坚强，便咬紧牙关，忍着疼痛，和姐妹们硬是一点一点把石子层打通，顺利进入砂石层。

砂石层面没有石子层那么硬那么难打，却会遇到更大的风险。首先砂石易于流动，用砖箍井壁难度就加大了。一不小心，已箍好的井壁就全部塌方，工作面上的人生还机会几乎没有。所以砌砖这项技术活由男同志来帮忙干。男技术员下来砌砖时，下面的女工就成了小工或帮手。

给井壁砌砖技术含量很高，不像在地面砌墙能拉线找，更不像窑窑洞有模具。开始打井时，通过尺子，画出井圆，再算出圆的轴心。砌砖时，一定要保证井筒的弧度，如有半砖偏差，一百多米过后，就可能出现不可想象的差距。更何况，砌砖是从下面往上砌，还必须和上面砌好的砖连接好。从上到下一百多米，为保证弧度，每圈都不能增减砖，而且还要夯实。这个活技术性太强，因此村里让郭国华、陈天庆、郭智三个男青年，分别在三个班担任技术员，负责这项工作。

第五生产队的畅江变刚满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生

往事历历

黄土地上的「抗旱花」

郭澄

产队妇女队长。1973年刘胡兰民兵深井排成立时，她积极报名参加，并以优秀的条件，被选拔到队里开卷扬机。为了多挣工分，减轻家里负担，她自愿报名到井下工作。在挖到石子层时，年少力弱的她，凭着实干巧干和姐妹们齐心协力，圆满完成任

务，进入到砂石层。有一次，她和畅彩秀在井下帮助砌砖。突然，刚入井口的砖桶因操作不当稍微颠簸了一下，十几块砖一样蜂拥在井下放砖的洞穴里，露在外面的腿，被落砖砸伤。然而，她们只是在家休息了几天，就又返回到打井工作面上。

2号井打完后，畅江变担任了村党支部副书记和团支部书记，需要离开打井队，她便介绍自己15岁的妹妹畅彩变加入刘胡兰民兵打井排，去打太贾坡那眼井。

第十生产队的陈西变，个头不高，慈眉善目，说话慢条斯理，年龄却是深井排中最大的。几年的打井工作，使她更加坚强，更加勇敢，更加吃苦耐劳，还逐步掌握了砌砖技术，获得了丰富的打井知识和经验。后来，她出嫁到高村麻沟，作为负责人，成功为麻沟打了一眼深井。

经过2号井和太贾坡深井的历练，太贾村刘胡兰民兵深井排愈来愈成熟了。

70年代末期，县里决定建一座化肥厂，厂址选择在太贾村西。全县首个几百人的大厂，生产、生活用水首先要解决好。各级领导、专家研究决定，由太贾村刘胡兰民兵深井排担当打井重任。

经过半年多的辛苦作业，到1977年12月，化肥厂深井已经砌好喇叭口了。所谓喇叭口，就是在接近出水层时，将井筒扩成喇叭形，井下安装钢锥，人工推钢锥来挖掘。5米深的推钢锥小井已挖到三米多深，再一米多任务就完成了。这天，陈淑玉和郭秀云在井下挖小井，畅淑琴护桶，张月梅开卷扬机，男技术员郭智在井上等候砌砖。料桶装满土后正要往上升，畅淑琴不忘大声提醒井下的陈淑玉：“快住喇叭口内躲！快住喇叭口内躲！”料桶重重落到井下，三脚架上80多斤重的滑轮，也砸了下去；卷扬机150多米长、200多斤重的钢丝绳也全部落到井下……

化肥厂深井出事了！一时间，村党支部一班人飞速赶来时；时任县委书记吕喜凤，武装部部长赵子玉也赶来了；村里近千名父老乡亲也闻讯跑来了……

200多斤重的料桶失控落地，80多斤的铁滑轮重重砸下，200多斤钢丝绳落下，井下人员生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卷扬机旁，郭智仰躺在地上放声大哭，双手拍打着两颊，不停责怪自己没照顾好姑娘们的安全；深井排的其他姐妹哭喊井下战友的名字；井下两姐妹的亲人更是哭天喊地、全身瘫软。县上、公社和村党支部，立即成立领导组，组织展开抢救……

技术人员迅速维修好卷扬机，装上新的钢丝绳，由郭智和郭国华带了床薄棉被下并查看处置。所有人都作了最好的打算。

时间不长，下面钢丝绳摆动，井下通知让升桶。现场几百人雕塑一样静静站立着，眼睛死死盯着钢丝绳缓慢上升。空气好像已不再流动，只有隆隆的卷扬机和呜呜的西北风在吼着。

揪人心的料桶升得真慢。先露出井口的是黑黑的长发，然后是女孩的花衣服……人们强忍悲痛揉眼一看，桶子上竟然坐着毫无惧色的两个女性——畅淑琴和陈淑玉！人们愣了片刻，旋即便是疾风暴雨般的掌声，夹杂着啼哭、欢笑与尖叫……

原来，料桶落下时，畅淑琴的喊叫起到了效果，井下的陈淑玉快速把身子贴到喇叭口洞壁上，畅淑琴在料桶侧倒落定后因为缓冲力也无力大碍，右臂受力骨折。两人紧紧贴于井壁。紧跟着，滑轮落下来把料桶砸了个大窟窿，长长的钢丝绳也散落下来，堆在眼前，都没有伤及她们。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畅淑琴立即被救护车紧急送往解州骨科医院治疗，陈淑玉被接回家中休养。操控卷扬机的张月梅，连惊带怕，在县医院里数日意识不清。

这场事故并没有让这个群体退却，她们很快又在化肥厂打出第二眼深井。从1973年冬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末，她们共为村里和化肥厂打了四眼深井。